

# 以德報怨



嚴勝和十九歲那年，先是父親連人帶船沉沒於大海，隨著一場大火燒光了他的住宅。

彰化人嚴江是一位船主。他擁有一艘五隻桅杆的大帆船，往來貿易於臺灣與大陸之間，生意頗為興隆。

嚴江和太太吳素月僅生下一個兒子，名叫勝和。這勝和自幼不喜歡從商，偏愛舞刀弄棒，醉心武術。結交的盡是些井市豪傑，江湖人物。父母對他這種行為，感到憂慮、不悅，便替他物色了一門親事，冀望婚後或可使他收斂安份些。對方是嘉義富商莊添財之女，名喚阿媛。據媒人說長得十分標緻，乃當地數一數二的美人。嚴勝和放蕩成性對結婚並不熱中。所以一文定後兩三年仍未迎娶。

嚴勝和十九歲那年，發生二連三的禍，先是父親連人帶船沉沒於大海，隨著一場大火燒光了他的住宅。母親驚痛成疾，一病不起，臨終前囑咐他速往嘉義投親迎娶。

辦完喪事，嚴勝和已囊空如洗，朋友替他湊了筆旅費，才得趕往嘉義，然而至嘉義後，莊添財則矢口否認有訂親這回事，原來他嫌貧愛富，將女兒另許配給縣丞之子許俊陞。大丈夫何患無妻？嚴勝和一怒之下推案而去，竟投身戎武，從軍去也。

那是大清雍正年間的事。其時正是國家多事之秋。打準喀爾喀、征西藏、伐青海，戎務方興。這些激烈艱苦的戰役，嚴勝和皆適逢其會。他武功出眾，作戰勇猛，幾乎打一次仗陞一次官，待戰爭結束，他已由一名小卒積功陞至副將。並且調到臺灣鹿耳門駐防。此時他離開故鄉已二十二年了。

衣錦榮歸乃人生一大快事。當他返鄉祭祖時，誰不爭著奉承！其時臺灣官階最高的武將是總兵，副將數第二，品位比知府還高呢。戎馬倥傯，十二年來嚴勝和迄未婚娶，此際不禁想起他的未婚妻莊阿媛來。一打聽才知道莊家也出了禍事！鄉親們告訴他，莊阿媛因為不願改嫁而投水自盡，莊添財因事陷身囹圄，莊太太則寄身在尼庵中。

「莊家出了什麼事？搞成這樣？」嚴勝和問。

「是他答由自取。」嚴勝和少年時代的好友王印說：「莊老頭貪財好色，他放高利貸給佃戶陳木村，陳木村還不起，就將女兒囹市押給他作丫鬻。囹市有幾分姿色，莊老頭起了邪念，逼姦不成，囹市憤而投水而死，陳木村不肯善罷干休，一狀告到嘉義縣，莊老頭花了銀子，縣令教他們庭外和解。陳家不願和解又告到府城。莊老頭在府城吃不開，便被收

押。——押就是三三年，但莊老頭頗為狡獪，抵死不承認這回事，所以一官司就拖在那。

經過三三年，家裡銀子花光了，房子也賣掉了，幸好還剩點田產，莊老頭就在牢裡就靠收租過活，否則早折磨死了。如今佃戶見東家勝訴的機會不大，田租愛繳不繳，莊老頭可苦了。這叫做『自作孽不可活』！

聽到未婚妻為自己而守節，嚴勝和也有幾分感慨和歉疚。於是決定去尼庵探望探望莊老太。找到庵址，女尼們聽說副將大人來進香，特別恭敬。問起莊添財夫婦，女尼帶來位年過半百的婦人，面容憔悴而驚恐，嚴勝和通了名姓，那婦人伏地哀求道：「嚴將軍，嚴大人，千錯萬錯，錯在我那不長眼睛的丈夫，你大人莫記小人的過，饒他一命吧。」說罷，叩頭不已，她知道只要副將大人一句話，官司馬上定讞，莊添財老命難保。

「請起，別這樣。」嚴勝和溫和的說：「過去的事我不再計較。我來只想問問阿媛的墳墓在那，我想去燒錢化紙祭她一祭，她是為我而死的。」

「難得大人有這份心。」莊老太說：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呢？」嚴勝和問。

「我知道莊阿媛的墓，大人，我帶你去。」一位年約三四十的女尼說：「請別帶侍從。」

「好。我們走。」嚴勝和跟隨女尼步出庵院，半路女尼問道：「大人，如今有幾位公子？」

「我啊！別見笑，還未婚娶呢。」

「呀！」女尼吃了一驚，嚴勝和想方設法追問，有什麼好吃驚的，女尼接著問：「其實莊阿媛並沒有死，那來墳墓。」



我已入佛門，不想還俗，如果你逼我，那又另當別論

現在輪到嚴勝和吃驚了！女尼又說：「莊阿媛投水被多人救起後，便遁入空門出家為尼了，我就是莊阿媛。」

嚴勝和愣在原地半響說不出話來。女尼問道：「大人不信？」

看看女尼俏麗的身影，雖面容有菜色，仍掩不住原來的風采，嚴勝和道：「我相信，你能還俗否？」

「還俗是以後的事。你是否願意救我父親？」

「衝著你，我願盡力而為。」

」

捐了一筆可觀的香資給尼庵，嚴勝和回到府城。他拜見了知府，又給了筆錢與陳木村，官司了結，莊添財夫婦回到家，房子是新買的。當然是嚴勝和花的錢。

莊添財問明原委，感愧交集，他親到尼庵勸女尼還俗嫁給嚴勝和，阿媛卻說這事得嚴勝和自已來講。

嚴勝和是去不了，阿媛對未婚夫道：「我已一身入佛門，不想還俗。如如果你逼我，那又另當別論。不過，我會每日不間歇的為你念經祈禱，讓苦薩保佑你長命富貴。」

嚴勝和沒有逼她，不久，西域戰爭又起，嚴副將又統兵前去征伐，從此沒再回臺灣。